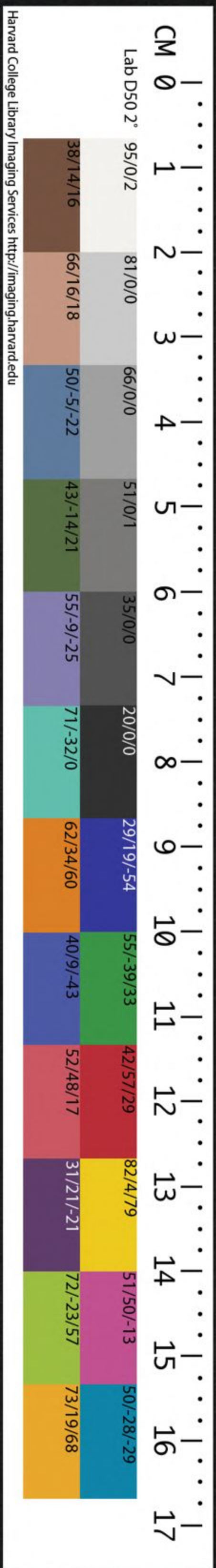


T2516/7928(7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73



卷之五十五十四



史緯卷之一百五十四

周書三

列傳

王羆

王羆，霸城人。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鎮梁州。討平叛羌，授西河內史。辭不拜，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辭耳。」除荊州刺史。梁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內外多虞，未遑救援。城中糧盡，羆





史紀 卷之一百五十四  
煮粥與將士分而食之。每出戰，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國家，使賊箭中王，王不爾。」王罷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歷三年，義宗方退，封霸城公。太祖徵兵勤王，罷請前驅效命。拜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罷修城，梯在外。齊將韓軌從河東宵濟襲罷，乘梯入城，罷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挺大呼而出，敵驚退。逐至東門，左右合戰破之。軌眾遁走關中，大飢，徵民間穀食以供軍費。隱匿者令相告，多被笞捶。罷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齊軍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罷，令加守備。罷曰：「老

罷當道臥，貉子安得過。齊神武至城下，謂罷曰：「何不早降？」罷大呼曰：「此城是王，王罷，豕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攻，封扶風郡公，移鎮河東。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罷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王師敗績，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罷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欲他適，亦可任意。如有忠誠，能與王罷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拜雍州刺史。茹茹渡河南，寇侯騎至幽州，朝廷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罷議之，罷臥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王罷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



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勢，皆此類也。還鎮河東，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使者裂去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大慚。又與客食瓜，客削瓜侵肉，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就取而食之。性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羆不暇命杖，手自取鞞以擊之。每享會，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羆安於貧素，不營生業。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伏其清潔，卒贈太尉，謚曰忠。孫述幼喪父，羆卒居喪合禮，時東西交爭，羆官遭喪，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述請

終禮制，情辭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見其衰毀，乃特許之。襲扶風公，遷上大將軍。

王思政

王思政，太原人。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引為賓客。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祈侯。齊神武有異圖，拜思政中軍大將軍、總宿衛兵。思政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知。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泰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徐復舊京，此長策也。」帝深然之。及神武兵至，帝西入關，進爵

依歡有歡  
之害依泰  
有泰之害



太原公太祖秉政，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綾絹數千段，命諸將樗蒲取之物，既盡，太祖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擲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心果忠誠，願擲卽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當明之。」當殺身以謝，辭氣慷慨。一坐盡驚，乃拔佩刀橫於膝上，攬樗蒲拊髀擲之。太祖急止之，已擲爲盧矣。拜而受帶。自此太祖寄任遂深。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旣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

軍旅，每戰著破衣弊甲，敵人以非將帥故，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蘇。割衣讓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險，請築城移鎮之。東魏來寇，卒不能克。除荊州刺史。思政命都督藺小歡繕治城塹，掘得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代已者。思政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稱其知人。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思政入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畧地，密送欵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太傅、大將軍、中書令、河南。



大行臺河南諸軍事授思政。思政不受。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率步騎十萬來爭潁川。嶽恃其衆四面鼓噪攻城。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突擊。嶽軍退。乃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作火礮。因迅風投之土山。又以火箭燒其攻具。募勇士縋而出戰。嶽衆披靡。棄土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嶽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忽大風暴起。船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曰：僕破亾在畧刻。誠知殺卿無

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豐生屍。以禮埋瘞。齊文襄率步騎十餘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崩。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仰天大哭。左右皆號。勵思政西向再拜。欲自刎。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共止之。不得引泆。齊文襄遣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及見辭氣慷慨。涕淚交流。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過半。及城陷之。



日存者纔三千人無有叛者。思政不營資產，所賜園地、家人種桑果。思政出征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齊受禪，以爲都官尚書。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以子康襲爵。當時爲衆人所止，不得引決固也。後來豈無可死之時，乃仕高氏過矣。後

### 達奚武

達奚武，代人也。太祖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武與齊侯騎遇，卽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

軍號。因上馬歷營，警夜不如法者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太祖，遂破之。拜車騎大將軍。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爲前鋒，斬其司徒高昂，遷侍中，進位大將軍。十七年，詔武經畧漢川、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循請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救循，循更據城不下。武恐援軍至，表裏受敵，乃簡精騎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陳俘級於城下。循知援軍破，乃降，自劍以北悉平。朝議欲以武爲柱國，大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閔帝踐祚，拜柱國大司寇，轉太宗伯，封鄭國公。齊將斛律金侵汾絳，武禦之，金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守之。遷太保。從晉公護東伐，時尉



遲迴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  
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  
日欲歸不可得矣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  
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從者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  
恆晝掩一扉或曰公寇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  
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安可過事  
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在同州屬歲旱高祖勅武祀華岳岳  
廟舊在山下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  
同於衆人在常祀祈禱必登峰造極尋其靈奧華岳高峻千  
仞壁立人迹罕通武年踰六十攀援而上稽首祈請渴晚卽

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人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  
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璽  
書嘉勞賜雜綵百疋武性貪恡爲大司寇庫有萬釘金帶當  
時寶之武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不彰其過因  
而賜之時論鄙焉卒贈太傅子震嗣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太  
祖於渭北校獵有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  
震足不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太  
祖喜曰此非父不生此子賜雜綵一百段遷車騎大將軍除  
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膏腴頗有治術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  
一部拜太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之隋開皇初卒



竇盧寧

竇盧寧，昌黎人。本姓慕容，中山之敗，自燕歸魏。北人謂歸義為竇。盧，因氏焉。寧善騎射，以別將隨余朱天光入關，授都督。寧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懸莎草百步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以功封楚國公。卒，贈太保。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勤及生子讚，親屬請讚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勤為嗣。世以此稱之。

宇文貴

宇文貴，字永貴，周宗室也。除武騎常侍，從源子雍討葛榮。子雍奔鄴，為榮所圍。賊來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圍

久不解，貴於地道潛出，北見余朱榮陳賊勢，因與榮擒葛榮於滏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公。貴善騎射，有將率才。太祖甚委之，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潁川刺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眾二萬攻潁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三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眾四萬與雄合。諸將以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不可以常理論。古人能以寡制眾者，由預覩成敗，決必然之策耳。」堯雄等以潁川孤危，勢非其敵，悉力攻之。必指掌可破。既陷潁川，與任祥軍合，為害更甚。吾屯兵不進，便入其計內。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雄見吾入城，出其不意。



進退狐疑。吾盡力擊之，可破也。遂入潁川，雄等稍前，貴率千人背城爲陳，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雄大敗走，趙育降。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會儀同怡峰率騎五百至，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宕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羌酋傷乞鐵忽據渠株川扇惑諸羌同反。太祖令貴與史寧討之，貴擒斬鐵忽，寧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置岷州於渠株川，詔立碑以紀其功。拜益州刺史，蜀多劫盜，貴召任俠傑健者，署爲二十四部遊軍令，其督捕由是衰息。孝閔

踐祚進位柱國，歷大司徒，遷太保，卒，贈太傅，子善嗣。

### 王雄

王雄，太原人。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將軍，封庸國公。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邗山，與齊將斛律光接戰，雄馳衝之，殺三人，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餘，曰：「惜不殺爾，但生將爾見天子。」光反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卒。贈太保，謚曰忠子謙。上柱國、益州總管、隋文輔政，以梁睿代之。時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基，勸謙據險觀變。隆州



刺史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  
公有勤王之節必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顧望天下此  
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二策  
梁睿將至謙遣兵戍始州隋文以睿爲元帥發利鳳文秦成  
諸州兵討之達奚暉乙弗虔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  
乘勢濶入暉虔密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其反已  
令守成都謙無籌畧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計無所  
出乃自率衆迎戰以暉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  
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暉虔以成都  
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那肱亦被誅

阿那肱亡齊賣主應死久矣

### 賀蘭祥

賀蘭祥武川人大統十四年除荊州刺史祥嘗行荊州事有  
惠政至是重往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  
莫不欵附時夏旱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塚暴  
露骸骨者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令所在收葬之卽  
日澍雨歲大有年祥性清素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  
出時與梁通好百貨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  
岳陽王蕭詵欽其節儉以絺綌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受而  
付諸所司太祖益以賜祥拜大將軍命祥修富平堰開渠引  
水東注於洛民獲其利拜尚書左僕射進位柱國遷大司馬



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卒贈太師。

### 尉遲迴

尉遲迴，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迴聰敏，美容儀，好施愛。士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尚書左僕射，拜大將軍，侯景渡江，梁元帝鎮江陵，請修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大懼，遣使請救。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異同，唯迴以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有征無戰。太祖曰：「伐蜀之事，一以相委。」令迴督開府元珍等六軍。

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梁州刺史楊乾運降。迴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瑒嬰城自守，進軍圍之。渤海李棠應募入城，諭降。蕭瑒問軍中委曲，棠不對。瑒苦笞辱之，翼獲其實。棠曰：「爾亾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躓頓。我王臣有死而已。瑒遂害之。紀至巴郡，聞迴來，侵遣譙淹回師，為瑒外援。迴遣元珍破之，淹降。瑒屢為迴所破，乃與紀子宜都王肅及文武官屬詣軍門降。迴以禮接之，吏人各令復業，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自劍閣



以南得承制封拜黜陟。迺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畧未  
附，夷夏懷之。迺性孝，身雖在外，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  
嘗。母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迺在京師時，每退朝，參候起居，憂  
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爲之和顏進食，以安其心。太祖知其  
至性，徵迺入朝，遣大鴻臚郊勞，賜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  
頌德。孝閔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封蜀公，邑萬戶。宣帝卽位，  
除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輔政，以迺望位夙重，懼爲異圖，令  
迺子魏安公惇齎詔書徵迺會葬，以郟公韋孝寬代之。迺以  
隋文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又使候  
正破六汗哀詣迺，喻旨密與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迺殺

利及哀，集文武士庶而令之。衆咸從命，自稱大總管，承制署  
置。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迺奉以號令，迺弟子勤爲青  
州總管，初得迺書，表送之。尋亦從迺。迺所管相衛黎毛洛貝  
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  
史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  
史曹孝遠，各據州以應迺。迺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  
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於是徵兵討迺，以韋孝寬爲元帥。迺  
遣石遜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  
史趙威、赫連士猷，攻晉州，據小鄉城。紇豆陵惠陷鉅鹿郡，遂  
圍恆州。宇文威攻汴州，烏丸尼圍沂州。檀讓陷曹臺二州，席



攻懷州，停軍於沁東。孝寬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遣高頴馳驛督戰，停布兵二十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停大敗。孝寬乘勝進鄴，廼與子惇祐等悉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廼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眾五萬自青州赴廼，以三千騎先到。廼素習軍旅，雖老猶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敗，鄴中士女觀者數萬人。高頴宇文忻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乃擊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傳呼曰：「賊敗矣！」眾軍復振，因急擊之。廼大敗，官軍入鄴。廼走保北城。

與謝少正  
水同

孝寬縱兵圍之。李詢以其屬先登，廼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東走，追獲之。隋文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廼末年衰老，惑於後妻王氏，諸子不睦。以崔達拏為長史，達拏文士無籌畧，不能有所匡救。廼自起兵至敗，凡六十八日。

馮景

馮景，河間人。蕭寶夤為關西大行臺，景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平，景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為賀拔岳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喜，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



爲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歡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及酋渠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悅後周文使景於京師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封高陽伯行涇州事卒

### 楊寬

楊寬字景仁華陰人以都督從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天穆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臯會兵伊洛天穆趣成臯令寬爲後拒以衆議不可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

楊寬爲顯  
蹟獲敬云

今不來矣天穆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吾當爲諸君明之語訖外白寬至天穆揖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與天穆謁孝莊於太行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梁將陳慶之爲顯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慶之不答久之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曰僕兄旣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天穆彌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封澄城伯余朱榮被誅世隆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上黨相知之深也寬曰上黨見愛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大節余朱兆陷洛陽執孝莊帝寬自成臯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被弑寬



發哀盡禮。梁武義之禮送還朝。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進爵華山公。除東雍州刺史。卽本州也。保定元年。除總管梁州刺史卒。

柳慶

柳慶字更興。解人也。年十三。因曝書。父僧習於雜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遺漏。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以從彼。今叔物故已久。情事不追。豈容降奪。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塊終喪。魏孝武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卽請

奉迎輿駕。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荊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危亾是懼。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鎮洛陽。乃得入關。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凶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將何以脫之。次亦遣使辨其無罪。慶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畢。便笞殺之。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



之問賈人曰卿鑰恆置何處曰恆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之沙門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多被囚繫慶以賊徒既衆必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牘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牘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牘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河男兼尚書右丞太祖嘗怒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

罪朝臣莫敢諫慶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曰王茂當死卿乃云無罪亦須坐之命執慶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竭愚誠不敢愛死但惜公之不明耳太祖悟而赦茂已不及矣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轉左僕射孝閔帝踐祚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公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爲腹心慶辭忤護意又與楊寬有隙及寬任事出慶宜州刺史寬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六十餘日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保定三年入爲司會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寶所害後寶率其所部歸長安檜子雄亮手刃寶晉公



護怒讓慶子弟擅殺人慶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以此見責乎護愈怒免慶官雄亮待罪闕下武帝特原之入隋爲給事黃門侍郎慶子弘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齊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爲追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慙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假民所進之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卒士友痛惜之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

楊駿活無復洛川之文贈晉州刺史兄子帶韋大將軍達奚武經畧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令帶韋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亾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取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之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亾以勸力攻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爲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



者因變立功當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  
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遺體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  
當功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循乃降封康  
城男大軍東討爲齊王憲長史齊平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進爵爲公卒謚曰愷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太祖餞於都門外  
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薦綽太祖召爲  
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之知也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  
後定臺中咸稱其能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

請出外議之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  
善問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  
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  
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  
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召問之綽具以對太祖大悅因問  
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太祖益喜與綽  
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  
祖臥而聽之綽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  
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  
奇士吾方任之以政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寵遇日隆綽



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攻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伯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年授度支尚書領著作太祖欲革易時政行強國富民之道綽盡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立二長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治身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守宰耳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守宰之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

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但不貪貨財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下民孰不從化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



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惟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則質直。化於澆僞。則浮薄。浮薄者。衰敝之風。質直者。淳和之俗。衰敝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亾。無不由於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可述。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以師旅。因之以飢饉。凡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盜賊差輕。飢寒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

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夫化者。貴能變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樸素。使百姓。亶亶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欲之性。潛消默變。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天下治者。莫不由之。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也。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



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明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

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是絕民之命驅以就死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菓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列國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



理百世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未嘗小吏，唯試刀筆。金不問志行。夫門資者，先世之爵祿，無關子孫之愚瞽。刀筆者，身外之末才，不與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不可以引重木馬，不能以致遠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持夜光而易連城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尺絲，不能以爲衣。尺木不可以勝棟也。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

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受世及之傳。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今之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非適理之論，亦未之思耳。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



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當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庸流較然不同。昔太公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戚之扣角，管仲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於是後世稱之。彼瓌偉之才，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

千載無太公，必待管子而後任。是百世無管子，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而致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成？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而事無不理；官煩則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諸如此輩，悉宜罷黜，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



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本皆善情流爲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視聽參之以證驗妙觀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大小加刑輕重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復能消息情理斟

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能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虐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今之宰守當勸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浚思遠大念存德政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濶文



巧効寧失於入不失於出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天地之性人爲貴一死不能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若有濫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礪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

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徵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絰紡績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絰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極樸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



者從之貴買無者舉之與息輸稅之民於是敝矣輸稅之時雖有成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常置諸座右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綽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推心委任嘗出遊署空紙以授綽若有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母訓民如嚴師

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九太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詔公卿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孤有疑焉所以詢於諸公尚書令史麻瑤越次對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意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所爲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



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日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爲祭文後配享太祖廟庭

### 李賢

李賢字賢和成紀人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後隨魏南遷復歸隴西賢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慙服爲原州主簿賊帥達符顯圍州城賢問道赴雍州詣余朱天光請援賢返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覺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賊

聞大軍將至卽散走授安東將軍大統二年原州民豆盧俱害都督大野樹兒據州反賢招集豪傑謂之曰賊起倉卒誅二將驕矜自得唯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馭烏合之衆勢必離解今若擊之指掌可取衆從之賢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斬關道走賢追斬之除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叛賢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合一陣併力擊之彼必總萃於我今若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



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其心懈怠，擊之必破。後熾一敗，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輜重。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賊大敗。後熾單騎遁走，授原州刺史。太祖西巡至原州，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後太祖復至原州，今賢乘輅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頒賜親族進爵河西公。高祖及齊王憲在襁褓，以避忌不居宮中，令處於賢家。六載乃還宮，賜賢妻姓宇文氏爲姪女。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大將軍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

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今巡撫至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可益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服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廐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絲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庫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授河州總管，賢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羗渾斂迹，徵拜大將軍卒。高祖親臨哀動。



左右贈柱國大將軍謚曰桓弟遠幼有器局嘗與羣兒戲爲  
戰鬪指麾部分有如陣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  
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向陣意氣雄壯郡守曰此小兒必爲  
將帥非常人也仕魏爲高平郡守太祖令居麾下甚見親遇  
孝武西遷授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之有臂  
豈可暫離本州之榮乃私事耳於是令賢代行州事東魏北  
豫州刺史高慎請舉州降時齊神武屯兵河陽諸將以慎所  
據遠遠憚於應接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  
理而論實難救援但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  
意事或可濟如願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喜曰李遠所

言差強人意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  
師而往拔慎以歸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達  
善綏馭有幹畧每厚撫境外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  
之至有事泄被誅亦不以爲悔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  
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太祖聞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有  
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耳除尚書左僕射遠辭曰遠  
秦隴匹夫平生志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至於此僕  
射任居端揆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  
祖不從太祖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時太祖嫡嗣未  
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召羣公謂之



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獨孤信明帝后父也衆未有言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遽曰何至此信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羣公益從遠議遠出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孝閔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遠子植太祖時爲相府叅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欲誅護謀泄護出植爲梁州刺史廢帝召植還朝護謂遠曰公兒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左右云植

在門外護大怒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乃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復云遠聞之自投於床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及護誅詔贈太保謚曰忠植弟基尚義歸公主封清河公太祖威權震主魏廢帝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帝深憚之孝閔踐祚除海州刺史以兄植事合坐死旣以主貴又季父穆請以子代得免史臣曰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



撫寧家國開剪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通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朝宿叅機務恐威權之我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薩保無君之心成孝閔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殺身非不幸也

史緯卷之一百五十四終

史緯卷一百五十五

周書四

列傳

長孫儉

長孫儉洛陽人本名慶明少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相見荆襄初附授儉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大集僚屬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非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有犯者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與儉書曰近聞公



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吾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儉清正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刈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耕桑習武事邊境無虞吏人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開雅孤每與語嘗肅然敬畏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復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梁岳陽王蕭譽內附遣使入朝至荊州儉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聲音

如鐘爲鮮卑語遣人傳譯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帟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有章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好內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徵儉入朝問其經畧儉曰今江陵旣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卽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國家旣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曰如公言吾取之晚矣遣儉還州密爲之備令柱國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命儉鎮江陵封昌寧公遷大將軍總



管五十二州、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無惰容、及卒、遺啓請葬於太祖陵側、并以賜宅、還官、從之、追封鄒公、荆民趙超等七百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許之、詔曰、儉以賜宅宏麗、請以還官、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慚曩哲、言尋嘉尚、弗忘於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別給、今還其妻子、

### 長孫紹遠

長孫紹遠字師洛、陽人、聰慧過人、父稚作牧壽春、紹遠年十三、稚管記王碩文學士也、聞其彊記、白稚請試之、於是試以月令、紹遠讀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魏孝武初、遷錄尚書事、

太祖謂羣公曰、長孫公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足多也、孝閔踐祚、封上黨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惟黃鍾不調、每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其音合宮、謂取而配奏、方始克諧、啟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泊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爲天、大呂爲地、太簇爲人、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



奏黃鍾下  
應有作黃  
鍾二字

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擊太簇，亦猶天子端拱羣司奉職爾。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哀也，爲作巫音齊之哀也，爲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十一月調用六月之均，是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按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爲宮，大呂爲角，此則大呂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體。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爲至理，無乃不可乎。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

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夏后氏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然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爲正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爲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旣清且韻，妙合真體。然八章平濁，有何足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



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  
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  
遂定以八為數焉後高祖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  
欲廢八而孫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奏云  
天子懸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  
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  
高祖竟行七音屬紹遠邁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  
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議欲廢八縣七夫天子縣八有自  
來矣古先聖王殊途一致逮武周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  
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

樂周用七  
音祚何以  
八百亦不  
在此

周武伐齊  
不事干戈  
乎其受魏  
靜詐取之

符籙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當別奏聞紹遠疾篤謂其子覽  
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  
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  
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為人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疾  
甚乃上遺表曰謹按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  
縣二八倕氏之鍾十六毋句氏之磬十八漢成帝獲古磬十  
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摧而言足為龜鏡  
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為稱首至如周  
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况陛下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  
願撫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贈柱國大將軍謚



耳乃欲辭  
武王過矣

史紀 卷之一百五十五 五  
曰獻弟澄、渭州刺史。魏文帝嘗與太祖宴，言孝經立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語。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一日匡救其惡，座中哂之。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如有所須，宜卽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明公恩造，實無所須。澄雅好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喜人酣興，常恐座客請歸，每敕中廚別進異饌留之。

### 斛斯徵

斛斯徵，字士亮，椿之子也。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樂有鐔于，近代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

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鐔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遂取以合樂焉。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咸服青衿，行束修之禮，受業於徵，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封岐國公。高祖崩，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固請依禮。七月，帝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除名。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奏曰：禮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今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旣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



疏言破律  
譚罪應殺

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  
有如影響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  
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為朝歌北里之音而社  
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性情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福所基  
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按譯之所為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  
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雅樂之備已充廟廷今若益  
之於何陳列譯之笙管竊謂無用帝納之及高祖山陵還帝  
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而  
况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  
遂依譯議帝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備位師傅上疏極論

不樂奏之何也

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以佩刀穿獄墻  
送之出元被拷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除太子太  
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卒隋文為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  
弔之帝未出徵怒遂還比出候徵已去久矣隋文以此恨之  
至是詔謚曰闇

### 赫連達

赫連達盛樂人勃勃之後也從賀拔岳征討有功遷都督及  
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未決達曰宇文  
夏州明畧過人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  
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曰此



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用也謀遂定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令達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軍士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受制於賊今若掠之何謂義師撫以恩信民皆悅附太祖嘉之悅平封魏昌伯除雲州刺史卽本州也進爵爲公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夜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請急攻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也彼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彼此俱傷况因獸猶鬪成敗未可知乎武遂受循降師還加侍中遷大將軍夏州總管性廉儉胡民有饋羊者達欲招納異類

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出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進柱國樂川郡公卒

### 韓果

韓果武川人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滅飛將遷驃騎大將軍褒中郡公拜少師進位柱國卒

### 蔡祐

蔡祐陳留人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太祖太祖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召元進等入計事太



祖目祐，祐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斬之。一坐戰慄，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謂祐：「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封萇鄉伯。」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率左右十餘人，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不富貴耶？』」祐罵之曰：「吾取汝頭，自當封侯。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令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乃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

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授京兆郡守。太祖與齊神武戰於邙山，祐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鐵猛虎也。」皆避之。進懷寧公，孝閔踐祚，拜少保。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泣諫，不聽。尋而帝廢，世宗與祐相友昵。卽位，禮遇彌隆。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群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之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婚姻不願結。勢要出鎮原州，卒。祐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言。太祖歎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



身系 卷之一百五十五 九  
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謚曰莊祐弟澤邛州刺史  
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田弘

田弘高平人太祖嘗以所著鐵甲賜弘曰天下若定還孤此  
甲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  
早定授車騎大將軍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百餘箭破骨  
者九馬被十疇朝廷壯之孝閔踐祚封鴈門公除岷州刺史  
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  
拔其七十二柵遂破平之進位柱國大將軍拜大司空少保  
出爲襄州刺史卒

梁臺

梁臺長池人保定四年拜大將軍中部縣公時大軍圍洛陽  
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禦之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二  
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死兩人敵皆披靡執者  
遂得還憲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拜鄜州刺史臺性  
疎通恕以待物涖民以仁愛爲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  
辭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蹠馳射弋獵矢  
不虛發以疾卒

宇文測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族子也尚魏宣武女平陽公主拜駙馬



都尉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令密爲之備。孝武西遷，測從之。封廣川公。太祖爲丞相，以測爲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驃騎大將軍，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抄掠，有爲汾人所獲者，測命解縛，置之賓館，引與相見，爲設酒食，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慚，不復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何爲間我骨肉？」命斬之。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先是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多積柴，

仍遠斥候，知其動靜。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請置戍兵以備之。拜太子少保。卒。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日，曾被竊盜，失其妻公主衣物，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盜坐死，乃不認之。盜感恩，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測弟深，年數歲，累石爲營伍，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爲軍陣之勢。父永見之，喜曰：「見後必爲名將。」大統元年，爲丞相主簿。齊神武屯蒲坂，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昂圍洛陽。太祖將襲泰，諸將難之。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亟



所謂知彼

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爲禦侮。今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銳卒潛出小關，秦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卽救之，則泰可擒也。旣虜竇泰，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說太祖進取弘農，克之。太祖大悅曰：君吾家陳平也。是冬，齊神武率大衆渡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太祖問其故，曰：高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圖也。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敗也。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太祖然之。大破齊軍，拜羆

部下大夫，孝閔受禪，進驃騎大將軍，封安化公。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奇譎，好讀兵書，在近侍，每進籌策，及任選曹，頗獲時譽。從弟神譽，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卒贈少師。恒雲蔚三州刺史，子孝伯，生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與高祖同學。高祖卽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晉公護弗之猜，入爲右侍，上士侍讀，賜以十三環金帶，恒侍左右，出入臥內，機務皆預焉。高祖將誅晉公護，孝伯叅密議，護誅授東宮左宮正，皇太子旣無令德，孝伯言於高祖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



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斂容曰：卿所言可謂鯁直。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願陛下深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爲左宮正。嘗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否？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爲此言。公得無誑。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默然。久之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討。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加大將軍。進廣陵公。賜金帛。及女伎等。車駕巡幸。常令居守。高祖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名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授總宿衛兵馬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宣帝卽位。忌齊王憲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復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懌。乃與于智、鄭譯等圖之。令智告憲謀逆。遂誅憲。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預焉。軍還。孝伯王軌以白高祖。高祖怒。撻帝數十。除譯名。譯旣被親昵。帝追感被杖。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孝伯王軌。譯因言王軌將鬚事。帝誅軌。尉遲



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堂上有老母地下有先帝為臣為子將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狗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可各行其志運求出為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屢諫帝愈銜之會稽胡反以孝伯為總管討平之軍還帝欲殺孝伯責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曰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媒孽加之以罪臣又何言且先帝囑臣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慚俛首不答命將出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隋文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令收葬復其官爵謂高頴曰宇文孝伯實周之

看來亡主  
真自亡也

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歆嗣

史寧

史寧建康人賀拔勝為荊州刺史以寧為軍司東魏遣侯景寇荊州寧隨勝奔梁梁武謂之曰觀卿風表終至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曰臣世荷魏恩位為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倘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為之動容在梁二年寧謂勝曰朱異既為梁主所信請往見之寧與勝見異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異為奏聞梁主許勝等歸大統二年歸闕除涼州刺史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連結傍乞鐵忽等詔寧



與宇文貴討之。寧進兵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日無成。」將軍功已立矣，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獠甘，斬之，并執鞏廉王送闕，所得軍實分賞將士，無所私焉。封安政公，就拜大將軍。寧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賜寧，謂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

州，將襲吐渾。太祖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渾奔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渾巢穴，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渾娑周國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渾主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渾人開門逐之，因回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入。生獲征南王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柵，周回五十餘里，欲塞寧路。寧攻其柵，破之，俘斬萬計。木汗亦破賀真，虜渾主妻子，寧還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歎其勇決，遣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畏憚。



史紀 卷之一百五十五  
之曰、此中國神智人也、被徵入朝、屬太祖崩、寧悲慟不已、請赴陵所、盡哀、孝閔踐祚、拜荊州刺史、卒、子雄、尚太祖女永富公主。

### 陸騰

陸騰字顯聖、侯之後也、慷慨有大節、遷通直散騎常侍、魏孝武西遷、騰留鄴、爲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城陷、被執、太祖釋之、與語、騰盛論東州人物、敘述時事、辭旨抑揚、太祖歎曰、卿真不背本也、拜帳內大都督、授龍州刺史、使通江油路、直出南秦、謂之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憑據巖險、騰多造飛梯、夜擊破之、執廣嗣

武於鼓下、其黨任公忻、請免廣嗣及武、卽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是墮軍實而長寇讐、卽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大將軍、轉江州刺史、陵州木籠獠抄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乃於城下、設聲樂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棄兵仗、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縱兵討擊、盡殺之、鐵山獠抄斷內江路、騰進軍討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三萬戶、信州蠻蠻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詔騰討之、騰沿江南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巴蜀悉定、詔樹碑紀功焉、前後賞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遷江陵總管、陳將章昭達圍江陵、李遷哲守外城、



陳將程文季夜來掩襲遷哲驚亂騰開門奮擊大破之加位  
柱國封上庸公拜大司空卒

賀若敦

賀若敦代人也父統爲東魏潁州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  
賜爵當亭公除北雍州刺史卒贈司空敦少有氣幹統之謀  
執迅也慮事不果沉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曰大人往事  
余朱氏禮遇獨重韓陵之役屈節高歡旣非故人又無功效  
以天下未定且相委任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願思全身  
遠害不得有所顧念也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太祖大龜山  
賊張世顯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

悅謂左右曰我小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畧未見  
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明年從河內公獨孤信  
於洛陽被圍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信言於太祖授都督封  
安陵伯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  
祖怒圍內唯有一鹿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  
棄馬步逐至山半掣之而下太祖大悅諸將因得免責加驃  
騎大將軍開府進武都公陳將侯瑱圍湘州遏絕糧援令敦  
渡江赴救敦破之乘勝徑進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  
糧援旣絕敦分兵抄掠以克資費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  
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人各持囊若欲給糧者因名側近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村民陽訪問之，令於營外遙見之。瑱以爲實，敦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土人常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敦乃別牽一馬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遂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旣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殪之。後實有饋餉及亡命者，瑱謂敦之詐，反擊之。相持歲餘，瑱無如之何，求以船送敦渡江。敦慮其詐，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舍我百里，當爲爾去。」瑱留船於江，將兵去。漢

百里敦徐勒衆而還。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保定五年，除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建德初，追贈大將軍。

### 權景宣

權景宣，天水人，爲外兵郎中。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以衆少拔還屬城。悉叛，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騎畧盡。景宣投民家自匿，以久藏非計，乃僞作太祖書招募，得五百餘人，保宜陽。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率衆至九曲，憚之不敢進。景宣恐琛



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西遁。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陽以南皆降。太祖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授大行臺右丞，進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封顯親男，除南陽郡守。郡隣敵境，舊制發民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景宣並除之，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民得安業。百姓立碑頌德。除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前後擒斬三千餘級，敵兵退走。進車騎大將軍，鎮荊州。隨州民吳士英等殺刺史黃道玉，聚衆爲寇，景宣與英書稱道玉凶暴，歸功於英，英信之，率衆而至。景宣執而戮之。進拔應城，獲夏侯珍，洽於

是應。豐安隨皆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授并州刺史，加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景宣別討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降。天和初，授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降，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景宣以任遇隆重，遂自矜伐，受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艦器仗靡有孑遺。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特赦之，遇疾卒。

郭賢

郭賢，陽州人，以功授都督。大統二年，齊神武陷夏州，太祖慮



其南下、賢曰高歡、兵士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卒、關中振駭、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輿駕西遷、六軍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幽夏荒阻、千里無烟、縱欲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來必矣。齊神武果退、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成二年、遷安州刺史、進樂昌公、卒贈少保。

王勇

王勇、武州人、本名胡仁、除衛大將軍、邠山之戰、胡仁率敢死士三百人、九豆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

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有殊功、太祖賞帛二千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封新陽公、以討茹茹功、別封永固伯、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進位大將軍、勇性雄猛、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柱國侯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慚、恚發背而卒。好勝者必遇其敵

耿豪

耿豪、鉅鹿人、本名令貴、拜前將軍、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



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封平原公，從太祖戰於邗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戰數合，殺傷甚衆。豪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當時咸謂已歿，俄奮刀而還，拜北雍州刺史。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豪性麤悍，言多不遜。太祖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自謂意氣冠群，終無所屈。李穆、蔡祐與豪同時開府，後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聞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蔡祐、李穆丞相臂膊，王勇耿豪丞相咽喉，咽喉在上，故爲勝之。十六年卒。太祖痛惜之，贈

朔州刺史

高琳

高琳，其先高句麗人也。琳母嘗被襖泗濱，見一石，光彩潤，遂持以歸。夜夢見仙人謂曰：夫人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驚寤，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累遷衛將軍，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奮擊，勇冠諸軍。太祖曰：公，我之韓白也。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瘡而遁。謂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車騎大將軍，封健爲公。明帝宴羣公，卿士命賦詩言志。琳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



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尚未欵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副衛公直鎮襄州進位柱國卒

李和

李和本名慶和狄道人賜姓宇文氏太祖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畧明瞻立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封德廣公為洛州刺史和仁恕訓物獄訟簡靜隋開皇初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賜名朝廷已革慶和父之所命義不可違遂以和為名卒贈司徒

侯植

侯植上谷人從于謹平江陵拜驃騎大將軍孝閔踐祚封沂

源公時帝幼冲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為護所親任及護誅趙貴諸宿將多不自安植謂龍恩曰今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共為唇齒尚憂不濟若多誅戮自立威權不惟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兄既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用植乘間言於護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明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天子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此言豈謂吾有他志耶又聞其與龍恩言忌之植憂悸而卒贈大將軍諡曰節子定嗣及護誅龍恩與其弟大將軍萬壽金預其禍高祖知植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竇熾

竇熾字光成平陵人漢靈帝時鴈門太守統避竇武之難  
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徙家於代熾以功拜武厲將軍魏  
孝武卽位茹茹諸蕃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鷓飛鳴於殿  
前帝知熾善射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命射之鷓應弦而  
落諸蕃人咸嘆異焉帝大悅賜帛五十疋帝西遷熾及兄善  
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  
十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河橋  
之戰諸將退走熾獨從兩騎爲敵人所追至邛山熾下馬背  
山抗之俄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破壞熾乃總

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殺傷旣多相謂曰  
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授大將  
軍原州刺史城北有泉水熾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  
飲曰吾在此州惟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  
至此泉者莫不懷之封廣成郡公孝閔爲造第熾辭以干戈  
未偃不宜輒發徒役進鄧國公太宗伯先是太祖田於渭北  
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兔熾獲十七頭護獲十一頭護耻其  
不及因以爲嫌熾以高祖年長勸護歸政護惡之左遷宜州  
刺史及護誅徵太傅帝謀伐齊熾時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  
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覩陛下誅翦鯨鯢廓清寰



宇省方觀俗登岳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高祖壯其志以熾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奴婢三十人贈帛千疋進上柱國雍州牧及宣帝營建東京以熾爲營作大監隋文爲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不肯署賤時人高其節隋文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卒年七十八子茂嗣

于翼

于翼謹之子也尚太祖女平原公主封安平郡公謹平江陵所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待

遇之太祖聞之賜奴婢二百翼不受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高祖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相傳並委翼選置時稱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翼心腹內懷猜忌轉小司徒加柱國外示崇重實疎斥之及誅護帝遣翼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餘孽皆陛下骨肉臣聞疎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異姓竊所未安帝乃遣越王盛代翼齊陳二境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高祖將圖東討詔邊城益儲侍加戍卒二國亦增修守禦翼曰疆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防戍繼好息民敬待來使彼必喜於通



史綱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山東可圖也。帝納之。建德二年，爲安州總管。高祖東伐，詔翼自宛葉趨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部都督輒入民村，卽斬以徇。百姓歡悅，赴者如歸。高祖班師，除翼陝州總管。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民庶喜復見翼，壺漿塞道。大象初，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除幽州總管。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突厥不敢犯塞。尉遲迥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隋文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并珍寶服玩，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翼遣子讓通表。

勸進，并請入朝，許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拜太尉。三年卒。

### 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杜陵人，以字行。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遷南兖州刺史。東魏將段瑛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患之，乃遣諜人訪道恒手迹，令善書人僞作道恒與孝寬書，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令諜送於瑛。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經畧皆不見用。孝寬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瑛，轉晉州刺史，鎮玉壁。齊神武傾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連營數十里，直至城下，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



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縛木接之令極高多積戰具以禦之  
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  
鑿地道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塹簡戰士屯  
守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  
道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灼爛城外復造攻  
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排楯莫之能抗孝寬縫布爲縵隨其  
所向張設之布懸於空中車不能壞城外縛松於竿灌油加  
火欲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鐵鈞利刃火竿一來以鈞刃遙割  
之城外四面穿地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  
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隨其崩處豎木柵以

制剛

扞之敵終不得入神武遣叅軍祖珽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  
也孝寬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  
旬朔之間卽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耳珽復謂城中  
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軍士何事相隨人湯火中  
邪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公邑萬  
戶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  
此賞孝寬弟子遷在山東被鎖至城下臨以白刃曰若不早  
降便戮之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動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  
戰六旬死傷者半智力俱困因發疾夜遁遂殂授驃騎大將  
軍封建忠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輒



毀孝寬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  
蔭太祖見之曰豈得一州獨爾令諸州夾道一里植一樹十  
里植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  
伐江陵平之拜尚書僕射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齊人  
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母在彼因其請和或可致  
之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接對使人兼諭皇家親屬在東之  
意使者甚悅時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放還致書具陳朝  
廷欲敦鄰好齊遂以禮送護母還孝寬善撫御能得人心所  
遣間諜皆爲盡力故齊國動靜皆先知之主帥許盆孝寬令  
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遣課取之俄斬首而還汾州之

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遣之而地  
入於齊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  
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岳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築此城十  
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劊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  
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  
到我之城隍足以辦矣乃令築之齊人至南首疑有大軍停  
留未進孝寬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  
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進位柱國晉公  
護將東討孝寬啓陳不可護不納大軍果不利孔城遂陷宜  
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



史記卷之一百五十五  
之勞師數載，彼有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不從。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築城汾北。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無辜之人，竊為君不取也。孝寬參軍曲巖知卜筮，謂孝寬曰：來

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榭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傳之於鄴。祖珽與光有隙，聞而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往歲出軍，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亾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讐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各募關河之外，勁勇



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嶽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命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曰：以西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有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惟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觀之，覆亾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

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畧，遂使漳滏遊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亾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併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元衛，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及帝凱旋，幸玉壁，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上柱國，除徐州總管。遣孝寬率衆攻壽陽，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密送誠欵，五門陳之險要，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



遠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決堰已無及於是退走江  
北悉平宣帝崩隋文輔政尉遲迥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  
以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至朝歌迥遣大都  
督賀蘭貴齎書來候孝寬與貴語察其有變遂稱疾徐行遣  
人至相州求鑿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回孝寬乃  
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謂驛司曰蜀公  
將至可多備餼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  
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輒停留由是不及或  
謂孝寬曰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鮮卑迥若先  
據之爲禍不小孝寬乃入保河陽城內有鮮卑八百家在

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鮮卑  
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  
東伐軍次河陽迥儀同薛公禮圍懷州孝寬擊破之進次懷  
縣城旣要衝雉堞牢固迥兵據之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  
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  
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武陟破迥于惇惇奔鄴軍次於鄴迥自  
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關東平凱還京師卒年七十二贈  
太傅雍州牧諡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畧布  
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  
晚有眼疾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子總爲京兆尹帝嘗戲總曰



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正色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鑿。愚誠今奉嚴旨，猶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從武帝東征，先驅陷敵於并州，戰歿，贈上大將軍、河南郡公。謚曰貞。孝寬兄，夔字敬遠，澹於榮利，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太祖備加禮命，竟不能屈。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焉。有慕其閑素者，載酒從之。夔為之盡歡。明帝禮敬愈厚，為詩以招之。夔荅詩，願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夔至宅，訪以政事。夔

仰視其堂，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亾。護不悅。陳遣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夔名，請與相見，許之。弘正造夔，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武帝嘗與夔夜宴，大賜縑帛，令侍臣數人負送出城。夔惟留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夔至州，與之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鞍勒與夔，夔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捨舊錄新，非吾志也。於是乘舊馬以歸。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夔辨其優劣。夔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淺淺，其理實無優劣。乃著三教序奏之。帝稱善。宣帝在東宮，遺夔書，并以所乘馬迎之。問



甚不情子  
死彈琴恐  
非名義

以立身之道，夏曰傳云：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夏子瓘，隨州刺史，病故。孝寬子總，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並至，家人悲慟。而夏神色自若，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撫琴如舊。夏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善可稱，皆接引之。與族人處，立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老來咸削其藁，預戒其子曰：吾死一日，可斂以舊衣，使棺足周屍，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朔望一奠，勿設牲牢。親友以物弔祭者，並不得受。汝輩勿違吾志也。卒年七十七。

###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僭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遣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復使贊成其住計。彥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嶽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罪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恨不得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城



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大統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  
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徵  
信洽西土拜瓜州刺史徵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安之徵  
兼尚書右僕射驃騎大將軍封博平公徵性勤敏凡所居官  
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吏不得為姦出為襄州刺史舊俗  
官人皆通餉遺徵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  
送者數十里不絕徵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  
清水亭長幼競來就讀曰此申使君手迹竝寫誦之天和六  
年致仕卒

盧柔

盧柔字子剛涿人也賀拔勝牧荊州以柔為行臺郎中孝武  
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  
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上策也若北阻魯陽  
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  
之地通欵梁國可以庇身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  
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城勝敗遂南奔梁柔從之勝  
頻表梁武求歸關中梁武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制因遣  
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  
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棄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  
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大半至豐陽界遇雨失道獨宿僵



木之下衣濕寒凍殆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男太祖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機密太祖知其貧解衣賜之遷中書監卒

趙剛

趙剛洛陽人父和魏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還卽罪戮死無所恨言訖號慟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卒剛為魏孝武閭內都督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率兵赴關未及發而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議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神武剛抽刀砍地曰

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遂率眾赴關右驛侯景逼穰城東荊州人楊祖歡起兵應景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然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令剛齋書招魔憐剛還仍說魔憐斬祖歡以州西歸魔憐使剛入朝剛見太祖於霸上具陳關東情實太祖嘉之封臨汝伯賀拔勝獨孤信並流寓江左剛言於文帝請追復之以剛為兼給事黃門侍郎齋移書與梁梁州刺史杜懷寶論鄰好并致請勝等移書懷寶與剛盟歆受移送建康仍遣行人隨剛報命尋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還除潁川郡守高慎



以北豫州降遣剛赴穎川節度義軍時流言剛東叛神武因  
 設反問聲遣迎接剛率騎襲其下塢拔之露板言狀太祖知  
 剛無貳加賞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為公加車騎大將軍卒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剛, 營, 州, 刺, 史, 進, 爵, 為, 公, 加, 車, 騎, 大, 將, 軍, 卒.]*



